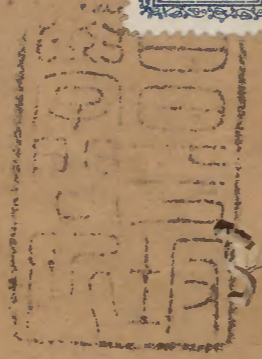


宋書

傳五十之四

廿八

30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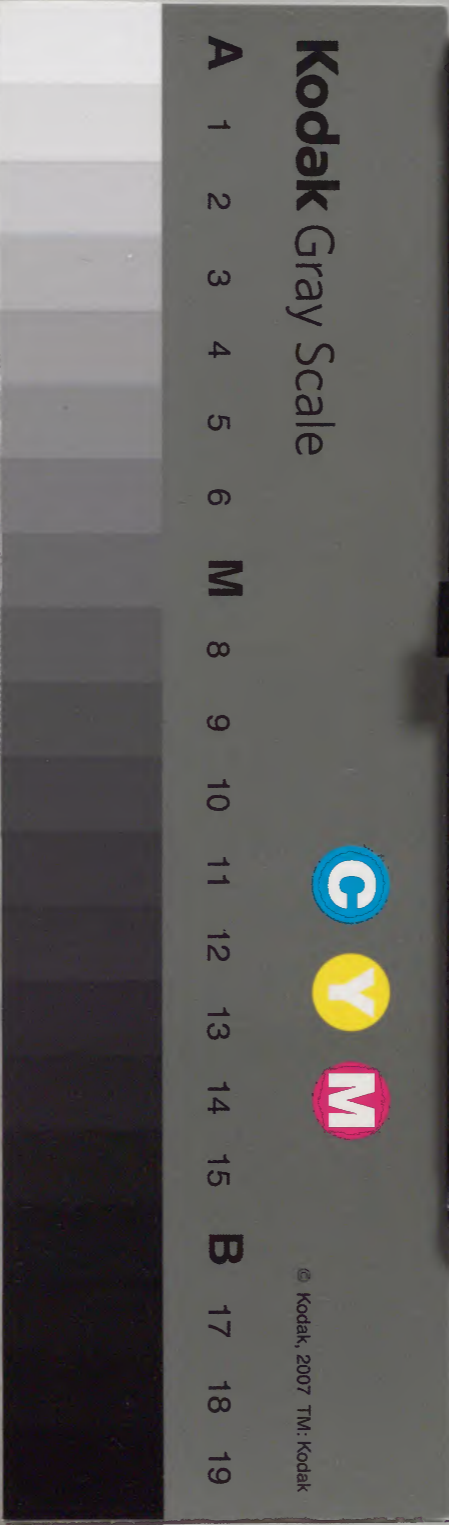


東 京 圖 書 館			
三〇	九六	四	漢書門
冊	號	架	函類

漢 書 門			
三〇	四	五九四五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類

內 閣 文 庫			
三〇	八	五九四五	漢書
函	架	冊	號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45
冊 數	30 (28)
函 號	320 1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第五十

宋書九十九

約新撰

淺草文庫

明四王

臣沈

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

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

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煥與皇子法良同生

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女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

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

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

同

宋書卷九十九

十一

始建王禧智并歿其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
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

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往陽王休範反誅皇室

寡弱友年五歲出為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

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

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

有無之有順帝即位進號左將軍改督為都督

昇明二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

軍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二年薨無子

隨州王翹字仲儀明帝第一子也元徽四年

六年封南陽王食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為使持

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

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

史持節如故未之鎮進號明將軍二年以南陽

王休範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

封隨陽王食邑二千五百戶反賜死

齊高宗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

六歲封新興王食邑二千二百戶受禪降封定襄
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建二禧字仲安明帝第一子也元徽四年
年六歲封始建王食邑三千二百戶受禪改封
封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曰太宗負螟之虞金非已出枝葉不茂豈
能庇其本根侯服于南斯為幸矣

列傳第五十一

宋書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宋書九十一

臣

約

新撰

老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仁義者合君親之
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
企及之旨聖書詔言云云於風滴化薄禮違道喪
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
以勢招禁非行立之翺翺之感棄舍生之分霜
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遠為其

首斯並執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
發於天行成乎己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
闇主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
隱聞閭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篆百不一焉
今未綴湮落以備闕文云尔

董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
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竝逃亡穎號哭
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三樂
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

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兵出將斬之道福母
則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既廢號備禮徵又不至
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固一終無回改至平蜀
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為益州府參軍州別
駕從事史太元嘉二十四年刺史譙道福上表曰臣聞運
經明矣則敷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

之元與是綱范文系譙縱乘輿肆虐三已庸言殺前以益州
刺史之職璩為益州士庶休迫受職璩故吏董
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
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竝逃亡穎號哭
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三樂
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

禮全無六載不祭爲朝縱雖一殘凶猶重義
既不遂延以旌命却以兵威親忠誠奮發以辭
色万壯雖若格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
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蠃之抗辭燕軍
同盾昔之時聖楚王方之於讓蔑以加焉
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
三府爵猶遜於卿導斯實邊氓遠土所爲
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有
懷必聞故密愚懇舉其所知追懼匪紕安伏

增廣貞節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
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晝夜不絕聲勤身
運刀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
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太祖元嘉初卒
賈思魯嘗謂諸人少有志行爲鄉曲所推重
元嘉三年卒亡君喪過禮未嘗爲鄰人所逼恩
及喪其親鄰人亦致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
棺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忠孝里

三世造醫天小部親縣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

事父孝後母孝世道年十四父喪父居喪過

禮殆不勝喪家貧無差業備力以養繼母婦生

一男去妻共苦口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妻死

兒則所養者夫為言泣瘞之受亡負土成墳親

戚或共助助微有所受竟其情實倍還先直昭

除後哀感思身如喪者以為追遠之思無

時去心故宋釋之帕二厚之風行於鄉黨

隣村小女公公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

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見分背方悟請其

求以此錢是遠平王守人笑不答世道以已錢

布數送還之金王驚嘆以半百與世道世道委

之而去元嘉四年是入長巡行天下散騎常侍

袁愉表其孝仁以入極嘉之黃部勝表聞明獨其

孝仁為風里為太子正馬太子子無顯察孝

孝仁以給供養意厚極極之世為一人作一

在亦不與... 平不受... 乃弄而受之... 有數十畝... 原平不欲... 田三畝... 物人問... 悉諫加... 彼此相讓... 欲買者... 稍稍減價

使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濕澆宅為溝以通

於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共笱者原平偶

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

此其人誦沛乃於所植竹處築上立小橋令足

通行又采笱置籬外鄰曲意無復取者太祖

與原平號哭致傷口食麥料一畝如此三日人

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

吾家見異先朝家裏贖之賞不寬家私之感

慟耳又以種瓜為業世祖大弔七年... 瀆

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意三嘗老下瀆水與之
平曰普天大三言姓俱同豈可減漑田之水
以通運瓜之詔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
來見人牽埭亦過氣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
勞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嘗停住須待以此
為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關者
為吏所錄聞考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
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
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

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脩氏敬太守王僧朗察
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
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者自
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况高此窮老萊婦屯
暮者哉求與郭原平世稟孝德淵素儲靈深仁
絕操迨風曠古棲貞處約華奇方巖山陰朱百
年道終物表妻孔孝齒孀居窶迫殘月欽風撫
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
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懿君

弘治四年

卷之五十一

七

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
 行邪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
 老邪羞齒甚多屢空此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
 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書重計及均孝
 盛族出身不減祕著太宗泰始七年與宗欲舉
 山陰孔仲智長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均孝仲
 智會日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
 別敕用人故二選茲寢泰豫元年與宗徵還京
 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為太學

博士會與宗慶事不行明年元徽元年卒於家

原平少長文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數十

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竝有門行長子

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

里張謐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

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

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年九十莊

女蘭七十並冬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不節之二

十餘年死並殯堊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
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
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
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蠲租統
十年

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
兄弟媵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
時病困隣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達疾
得愈親屬比自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辟土立冬

無被錢書到痛負夜則伐木燒塹此誠無

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
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起助送終
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迎取鄰人夫直葬置衆
悉以施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
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
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
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

一姓子字

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與因之坐地
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時至縣亦請
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走去老子不
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縹綜抱父於腹下賊斫
縹頭面凡四創綜嘗時悶絕有一賊從之相
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
孝子不祥賊良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祕
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四行廉補左民
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郟發

日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
質寡備必能孝義萬俗拔萃者聞者便足以顯
應明教允將符旨為起潘綜守克孝道全親濟
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溥
休聲外著可竝察茲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
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曰東晉惟金南木
有喬發煒曾崖竦幹會膏肓表茲上世載英髦
貢翻幽林養音九臯其唐后明敬漢宗蒲輪我
三隆鑑思樂懷人羣臣競薦書章惟新余亦奚

貢曰義與仁其仁義俱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
事若親讐義死如歸淑問若蘭吳實履仁心力
信軍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栢九九
其人亦有言無言不彰二子微猷彌久彌芳拔
叢出類景行朝陽誦道遐弘之則光咨爾庶
士無然台荒嘆江革奉誓慶祿是荷姜詩入貢
漢朝咨咨左助哉行人敬爾林嘉俾是下國
燄輝京詩其五伊余所貽竊服懼盜無能
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德是好抑綴
所懷以贈二孝其六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
純孝里獨租布三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大族少有志行
歷郡五官主簿永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
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
濟者甚多進之為太守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
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
村淺近移入池溪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
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入村

於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
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繇役孫恩之亂
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言妻子並死兵寇之際
莫敢收藏都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
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
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
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塋塋須水
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住五里
荷檐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旦
大霧霧歇塋前忽生泉水鄉隣助之者並
嗟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事既竟水便
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
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
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
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
不獲收恭及兄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住晞

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
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况協協列協是戶主
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求遣弟恭兄弟
一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
禮讓者以義為先自厚者以利為上末世俗薄
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况在野夫未達
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
情義實為殊特茂尔恭協而能行之茲乃終古
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

愆執憲文加以罪戮且晞張封簡遠行他界為
劫造孽自外賊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不念加
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之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
一年大旱民飢耕訖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
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
但饑聲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糶索無所方
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
壤敢真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

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
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
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
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
積之穀皆有已萬旱之所敝宜是鐘貧民溫官之
家各有財寔貝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
捐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一言上當時議者以
井比漢上武詔甚優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

官賑郵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死
並餓死法宗年十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
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
兄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
剝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
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固窮濟急

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
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
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
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司里危敬宗家口六人
俱得病二人喪沒親隣畏遠莫敢營視叔孫
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美我行莫
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
軍不就美我興兵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
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時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亦將

為餘杭令祖依隨之亦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
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三縣令天興善射
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
子使教皇子射居自永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關隊
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處
所領隨之虜退罷遷領章後第一隊撫卹士
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為廣威將軍領左細
仗兼帶營祿元凶弒事變倉卒一蒼將羅訓

徐軍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軍曰殿下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欲是賊手射賊劬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加蹕豐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天與提戈走難挺身奮節斬豎凶黨而旋受危刃身冠當時義侔古烈與言卓卓存於心且加爵贈以旌忠節可增龍

驍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奠子伯宗殿中將軍太宗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所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閣領細枝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人屋後有一大阮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阮天生乃取寶中苦竹刺其端使利交橫布阮內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阮

中文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及十
餘曾無留礙衆並蒙服以元死節爲世祖所留
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
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壘率數百人先
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撫斬攻道苦戰移
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
而投輪越壘率衆先騰號壯之氣嘉歎無
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厲衆校大明末爲六陽
太守大示秦始初與嚴琰同逆曼威令旨
護起義討斬之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弇筆之山坐事繫獄十三年不
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許無
日在家餉饋羣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
充之羣之誥子倦怠而昭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
尚書沈宏之嘉其操行以羣之事由此得釋昭先
勇夫妻並疫病死亡家不貧無以生昭先賣衣物
以營殮葬并鬻子三人止幼贖護皆昭先長昭先
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僕僅竭力致養昭先上自必從宗

嘗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貞道極為世屬參
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士簿昭先以叔未
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隕董暘五世同時為鄉邑
所美會稽郡公事親至孝若此初揚州辟文學
從事不就

余齊民等陵晉陵人也少者三行為世書吏父
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一家入以父病郵之信未至
齊民謂人曰比者心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違
該公有異故之言至更歸四百餘里二月而

至門方詳父死號踊自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
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極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
是號叫殯所須更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
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太古今豈異齊民至
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詭訐遺
旨一慟頓亡雖迹異公柴而誠均也趙方今聖
務彪被移華夏夏官具乃風治守以禮治本惟孝
靈祥歸應其道先彭齊民越自琅嶠行貢生品
旌間表墓允出在茲以其星為孝之義且獨租布

賜其母款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
弟產應充行坐這如不至法以制軍法人身付獄
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
身代產產又辭列門下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
法實是產身自應依法受罪兄弟少孤產三
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慈有何
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產各置一處
棘去已為詔詳聽其相代棘語亦欣然曰死自甘但令
爾且別為不死又語產亦欣然曰死自甘但令

凡兒產有何恨棘妻許以等語屬棘君當門下
言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君竟不
妻妻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伏依三
表上世祖詔曰棘產而棘節行可魏特原罪州
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元妻
許年二十一喪夫子魏年二歲父攬懸其年少
以軍人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
許言經三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奪

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年八十
餘卒太示妻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
期仲期子延慶又當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庚浦
壞途慶思手刃殺之自繫高程縣獄吳興太守
郗顯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瀟浦人也曾祖指晉侍中祖友會
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

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

易州平定人 或問曰所和無幾何足為煩乎平曰尊老在

東不辨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者

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

天實年未及米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

軍將軍顧凱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

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

正取信責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私庭何容以

實年未滿苟言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

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假

以希祿觀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
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
為行參軍子平以逆滅理普三人同奮故廢已
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未除口天郡
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
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布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
聞者歎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母至哭踊

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

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

合米為粥不進塩菜所居屋敗不蔽兩日兄子伯

與採伐茅竹欲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

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葺祭與宗為會稽太

守甚加旌禮具泰始六年為營家榭子平居喪毀

甚困瘁給以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

檢取高名行雖處閭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

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

貴之順帝白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高陵若夫孝立閭庭忠被文策多發溝壑之中非出衣冠日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列傳第五十一

宋書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二

宋書九十二

臣沈

約

新撰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

難及登庸作宰留心

吏職而三略外奉未違內

事歸之責日耗于

金播莖寬簡雖亦未暇而

甚房欲以儉抑身

左右無幸焉之私閭房無

入籍之飾故能戎車

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

入纂大業及難

興陝方六歲薄伐命將勳

司亮責由症

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富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
 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億止於一歲歲晨出莫歸自
 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畜為節雖沒世不徒未
 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
 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
 邑謠謠舞蹈觸慶成羣蓋世之極盛也暨元
 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埽蓄猶
 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
 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工東也方不至數年之
 戶不盈百勤苦存之以所餘因之以凶荒宋之
 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趣內房朝宴所臨東
 西二堂而已丑季武末年清暑方權高祖受命無
 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
 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大馬餘數
 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王燭紫極
 諸殿離宮綺筵珠窻網三殿安幸臣賜傾府藏
 竭四海不供其欲軍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
 彌篤淨後恩不卹下以至橫流位氏之宮遷變

歲屬靈龜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
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
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為良吏云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臨沂人徵立弘之兄也曾
祖虞益驃騎將軍祖耆之中書郎父隨之三虞
令鎮之初為琅邪王衛軍行參軍出補剡上虞
令並有能名內史謝輔請為山陰令復有殊績

高軍參軍本國郢中令加寧朔將軍桓玄輔

車錄事參軍時三吳飢荒遣鎮之

從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松之奉符旨鎮之依

事紀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所

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及玄敗亦將符宏

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子弟五人並臨陣見

殺母憂去職在官清素三子無以自乃棄家

致喪還上虞著甚显為子標之求安於今隨子

之官服闋為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徐道慶

通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討彥之等

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同無不見聽訖而討彥失

利白衣領職尋復本官以討道覆功封華安縣
三等男徵廷尉晉穆帝何皇后山陵領將作大
匠遷御史中丞秉正不撓自察儼之出為使持
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
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
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
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
初建相國府以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
嚴而不殘覆之小臺祠部尚書高祖踐祚遺之

脚意自陳出為輔國將軍琅邪太守遷宣訓衛

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卒官時年六十六

弟弘之在隱逸傳

杜慧度交趾朱戴人也本

潘太守遷居交趾父爰字

元德交趾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身壯有

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臨

斷焉水陸津要爰收衆斬

將軍遷之在州十餘年與

京兆曾祖元為寧

言仕州府為日南

遷之當至分遣二千

州境獲寶除龍驤

林邑累相攻伐遷之

將先還營邑三老胡達攻
破日南九德九真三

郡遂圍州城時遂之去已
之環與第三于玄之

悉力固守多設機策累戰
入破之遂討於九真

三南連捷故胡達走還林
巴乃以環為龍驤將

軍交州刺史義旗進號冠
軍將軍盧循竊據廣

州遣使通好環斬之義熙
六年年八十四卒追

贈右將軍本官如故慧慶
環第五子也初為州

主簿流民督護遷九真太
守環卒府州綱佐以

及七妾寇不宜曠職共權
義慶又行州府事年一

京七年除使持節叔目六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
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

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於石碣交戰禽
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二千人皆習練

兵事李季遜李元李脫等奔寬石碣蓋結但標
各有部曲循知季等與杜氏有志遣使招之季

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
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合慧慶悉出宗室

秘財以充勸賞弟交趾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等
皆歸

三

三

三

三

三

民竝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盤合戰放火箭
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繼具然一時
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煖并循二子親屬
錄事參軍阮靜中共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
京邑封慧度龍編縣侯食邑千戶高祖踐阼遣
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獲
過半前後被抄略悉得還本林邑乞降翰生口
大衆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吏江德奉表獻捷

慧度布衣蔬食餘約給其素能彈琴頗好書
幽滯祀崇雅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

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
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率時
年五十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負外散騎侍
郎弘文為振威將軍刺史初高祖北征關洛慧
度板弘文為鷹揚將軍流民督護配兵三千北
係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統府板弘文
行九負太守及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
爵龍編侯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為交州

刺史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
患篤勸表待病瘳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
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况親被徵命而可
宴然者乎如其顛沛此乃命也弘文母既年老
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
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京朝廷甚哀之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子
父胤晉太子左衛率豁晉安帝隆安末為太學

博士桓玄輔政為中外都督諮議致敬唯內外

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與琅邪王不應不都

玄諷中丞范曄官立敗以為秘書郎尚書舍郎

郎右軍何無忌功曹仍為鎮令參軍之祠部承

世令建中司馬中軍參軍尚書左丞承初初為

徐羨之領置司馬尚書左丞山陰令歷一丞三

邑精於理理為一法所非元嘉初為始興太守

三年舉之入使越今四之入使無點各言指其無

因此妻入京三事共六口罪大員武入在十歲一六

便謀入六十一爵十五以下至一十一言謀入三十一解

一戶內三二多少悉皆輸米且立一歲見未甚
田作或三日夏有無稻糞連年及應少糶便自逃逸
既過接糶便去詭益易或六七月糶支體產子不
養戶口歲減宜止之尚謂五百人量課限使得存
立今若減三六米糶雖有交指巧之將來理有深
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採砂皆一

三文功役既苦不

官司檢切猶致通

除

所以歲有不稔以致甚困尋臺郎用米不異
銀謂宜准銀課米即事為便其三曰中宿縣俚
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
又俚民皆巢居白面語不閑貨易之宜毋至買
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八易生姦巧山俚愚怯
不辨自由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今若聽
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
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脩理惠
澤沾被近嶺南荒蕪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

饑饉雖古之良守箴以尚焉宜蒙褒賚以旌清
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五年以為持節督廣
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恪
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
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衛
軍車騎二府參軍揚州主簿主弘衛將軍主簿

所善遷司徒左西掾元嘉十四年為始興太守

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鎮之為士民

所愛詠上表薦士曰臣聞陵雪壤以貞柯必振

尊風賞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粃於西京折

轅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吏朱萬嗣

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冲夷秉操純白行稱私

庭能著官政雖以非世祿宦無通名而隨牒南

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二端府職恒掌審機屢

績符守年，既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妄負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奉司牧，任事萬里，雖情祇慎，擢才闕豪，露敢罄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領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因心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二十一年徵以為，平王樂冠。

軍司馬長沙內史行

州府事毋憂去職張

趙廣為亂於益州

之餘政，流民擾二十三

年乃追徵為持節

守二州諸軍事，寧朔將

軍益州刺史，陽血

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

物殷阜，蜀士安訖

稱之。二十九年卒，時年

六十二，身亡之日

無餘財，太祖甚痛惜之，詔

曰：徵，厲之志，憂深慮遠

恪勤奉公，蓋戮克已，無倦

褒榮，未嘗不奉，反

念在懷，以為傷恨，可贈

輔國將軍，本官如

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諡曰

簡子子畧三言外郎弟侯臧詹章騎長史尋陽太守詹敬從法

阮長之字茂旦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驎咨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之初為諸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郎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尋補盧陵王義直軍騎行正參軍平越長史東莞大

守人為尚書殿中郎出為武昌太守時王弘為太子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入為太子

中舍人中書侍郎以母老固辭朝直補彭城王義康平北咨議參軍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十一年復除臨海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畢不勝憂去四年卒時年五十九時郡縣田祿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

解印綬初發京師詢故或以器否物贈別得便錢
錄後歸悉以還之在中上嘗省且夜往鄰省語著
復出問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聞夜人不知不
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悔閭室前後所
莅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
稱之子師門原鄉令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道晉太常父
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姦七人並皆幼穉撫育

高祖督徐州轉主簿仍為世子中軍參軍宋受

禪隨例為負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丞少帝
即位入為尚書都官即出為永世烏程令以善政
著名東土徵建康令為治嚴察京邑肅然殷景
仁為領軍請為司馬復出為山陰令民戶三萬
政事煩擾訟諱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
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
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
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竝以簡約

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
勸其營田者棄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
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
七年卒時年六十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
殺徐湛之微以黨與見誅子謚昇明末為尚書
吏部郎元嘉初太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
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
一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女奴盜止息彭城內

史魏恭子無各脩真在公志私安約并僉久而

彌固前宋縣令成清治政寬濟遺誅在民前

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

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進

元德號寧朔將軍恭子賜絹五十匹穀五百斛

浦熙國道各賜絹三十匹穀二百斛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曾祖愆期有名晉世

官至南齊校尉祖尋之元祿大夫父肇之豫章

公相歆之被誅於太祖歷顯官左民尚書光祿

大夫卒官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上

言所統威遠將軍北鎮第二都太守關中侯
李歷自奉義邦等于五年信惠並宣威化兼
著外清姦暴內寧民衆役賦均平閭井齊肅
穆初附招撫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
授績能是顯官升階秩以崇獎勸進號寧朔將
軍其後晉壽太守郭落玄亦有清節卒官元嘉
二十八年詔曰故綏遠將軍晉壽太守郭落玄
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盡勤靡懈公
奉私氣感

物希夜疏食飭躬惟餘交受

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
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
五百斛時有北地傅僧祐潁川陳珉高平張祐
竝以吏才見知僧祐事在臧熹傳珉爲吳令善
發姦伏境內以爲神明祐祖父湛晉孝武世以
才學爲中書侍郎光祿勳祐歷臨安武康錢塘
令竝著能名宋世言長吏者以三人爲首元嘉
中高平太守潘詞有清節子亮爲昌慮令亦著
廉名大明中爲徐州刺史劉道隆所表世祖世

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然即嘗爲劉秀之安北錄
事參軍太山羊希與安北咨議參軍孫詵書曰
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各地又張
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士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
表計當日夕相與申意太宗初爲南海太守卒
官太宗卅琅邪王悅亦莅官清正見知悅字少
明晉右將軍羲之曾孫也父靖之官至司徒左
長史靖之爲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
非一穆之曰御若不求以自得也遂不果悅

始中爲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
五頃遷尚書吏部郎侍中在門下盡其心方五
年卒官追贈太常初悅爲侍中檢校御府太官
太醫諸署得女妓巧甚多及悅死象咸謂諸署祝
阻之上乃收典掌者十餘人桎梏云送淮陰裏
今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史臣曰夫善政之於三猶良工之於造也用功
寡而成器多誤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
民無所橫擾勸賞咸刑事多專斷天一詔書希

經邦邑畫畫之化易以有成降及疏代情偽繁
起民咸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易百倍若
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今吏之良撫前代之
俗則武城弦歌將有不啻在陽卧治如或可免
未必今才既古善化有淳薄也

列傳第五十二

宋書九十二

列傳卷第五十三

宋書九十三

隱逸

臣沈

約

新撰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
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
之稱又曰子路遇荷篠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
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
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迹
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

弘治四年

監生王相

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
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
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然
顯出俗之志乎遊世避世即賢人也夫何適非
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
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
傳之迹此蓋荷篠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
之隱義深於自晦荷篠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

元朱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開故隱為隱之跡不見遺

宿有示高世之美運開故隱為隱之跡不見遺

不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

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之

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忘身之於晦道名同

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躬於亞聖以此為言

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

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

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

有獨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

名高士以為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
在世事不可誣今為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
餘美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戴頤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遠兄勃並隱邈有
二尚名顯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
息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頤並傳之凡
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
下顯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
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顯十五部頤又別製

一部並傳不世中書令王綰常攜賓客造之

等方進豆粥緩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綰
遂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
唐上勃疾患醫藥不給顯謂勃曰顯隨兄得閑
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醫瘞顯嘗禱
以自瘞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
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
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蘭澗少時繁密有若
自然乃述莊周六旨著消搖論注禮記中庸篇

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濟野澤堪行便
往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高祖命為太尉行
參軍琅邪王司馬屬並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
太尉參軍戴顓辟士韋玄乘操忠道守志不渝
宜加旌引以弘正退並可散騎侍郎在通直不
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侍郎戴
顓太子舍人宗炳並志託丘園自求衡華恬靜
之操久而不渝顓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
常侍並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亦
顓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
甚美顓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顓服其野服
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
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當
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謙戴公山
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顓合何嘗白鵠
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
制未之達特善其事顓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

寺郎東宮初建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戴顓

天書卷之三十一
四

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
顯者之顯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
瘦患即除無不歎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
無子景陽山成顯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
顯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
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
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
立卒主簿復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時
家府治議交軍中弟曰今日何施而可求三除

其宿譽倍其惠澤實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
已高祖納之辟炳為主簿不赴問其故答曰棲
幽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
言理喜游山水往轉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
從之未嘗不滿口也乃下入廬山就釋老遠志
尋文義元載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
三窟立宅開居無事高祖召為大尉弟宣亦就
二兄登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顯營稼穡

高祖薨後，領資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高祖聞，府署召下書曰：「吾奉大寵，思英賢，彥而免。置濟慶考，祭未臻，側席亡園，良增虛符。南陽宗炳，屬門周續之，竝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庶之。於是竝辭太尉，景晉不起，宋之遺。」

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為太子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輒哭，尋理

悲情，頃釋謂少明釋。集堅曰：「死生之分，未可。」

建三復至，教方能造。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譁，命為咨議參軍，宣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平，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惟當澄懷觀道，即以游之。」其所好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三弄為諸君所重，桓氏二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律遺樂，斷為觀之。炳外著高節，覺授亦有素業，以。」

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其為之會病卒元嘉二十
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衛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
三義素書曰宗居士不疾所病其清履肥素終
始可嘉為之惻愴不能已己子朔南謙三義宣
車騎參軍次緝江夏王義季司空主簿次昭寧
州治中次說正員郎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廬

也其先過江居

章建昌縣續之年十八歲

蒙戚過於成人

兄如

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

謂樂受業居學數

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

號曰顏子既而閑

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

慧遠時彭城劉道

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

心徵命謂之尋陽三

隱以為身不可遺餘素宣

絕遂終身不娶妻布

衣蔬食劉毅鎮姑蘇命為

無官徵太學博士並

不就江州刺史又無相招請

之不肯節峻頗從

之游嘗以菘菜高士傳得此
出受之美因為之法

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
之當于安樂寺延

入講禮月命復還山出朝受劉柳為之高祖
百臣聞恢復和事必在禁城之寶實亮宗本宜
高世之逸是以滑滑空一局聖德廣遠商洛臣
漢其業乃言以惟明公道意振古應天繼期游
外暢於冥內體遠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發駕
於時報明揚之旨者感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鴈
門周續之清真貞素忠孝論深弱冠獨往心無
事性之所達榮華與譏謔俱落情之所慕慶
幸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為懷我懷本心

丹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

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
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俄而辟為
太尉掾不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
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負高士也尋復在
還之高祖既祚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為開館東
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
謂以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
無大辯為該連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

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
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
風太宗泰始中為晉安內史未之郡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
也少孤貧為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
及太原王恭竝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為琅邪
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
為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為衛軍

參軍時琅邪殺中文還居姑熟祖先是項朝燕
之同行答曰凡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

風馬不接無緣意從謙貴其言每隨元鎮之之

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為南

蠻長史義熙初何無忌又請為右軍司馬高祖

命為徐州治中從事吏除貧外散騎常侍並不

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元敬弘為吏部尚書奏曰

聖明司典載德惟新嘉鑑以徵表揚隱介默語

仰風荒遐傾首前貢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

恬漠丘園放心居是前高將宣奉宣武昌寧奇

書

存素履純潔無微前武正學實無二弱示蒙表飾
宜加旌聘賞于立國以彰上德之美以茲動求
之系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
即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即位徵弘爲左僕
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莫年今
內外晏然嘗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沖退
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
弘嘗解貂裘與之即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
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
言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
亦不賣曰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
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
依巖築室謝靈運頌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
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
竝多居之但季世慕祭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
求弟養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
孔淳之隱約窮幽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
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遑山澤如斯而已既遠

同義居亦歲會屬競殿下愛素好古嘗若希衣
身意旨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具可
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
之欲為作誄嘗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
節有識歸重豫深憂者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
風竊以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茲誄竟不
覺曇生好文義以誄和見稱歷顯位吏部尚書
太常卿大明末為吳興太守太宗初四方同
叛

陳善齒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

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為孟昶建
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保為相司馬時人謂昶
府有二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家
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為秘書監加給事中
不就尋除左氏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為湖
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為東陽太守又被免復
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

時年七十二

弘治四年

卷之三十一

監生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祖恢尚書祠部郎
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
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
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
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
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
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
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載頌
王山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游散弘

往茅室蓬戶徒草無徑唯巖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
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唐天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
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
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
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廿二史劄記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
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巖子陵為人
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

卷之四

監生

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
刺史郭銓女也遣送曲豆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
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入市買
易周用之外輒以菴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輪公調求輒
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履笑曰僕著之已敗今家中
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履送還之不肯
復取元嘉初徵爲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
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

民曹人或譏焉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與凝之

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豈愛時與凝之儼然

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餓斃
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
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
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大迹爲小屋居
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
時年五十九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民
竝不應徵辟祈年十四鄉黨譽爲州冠西曹不

行謝時臨州令為主簿彭城三義康奉秀才除
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
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曰此荆楚仙
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荆州營教以新及劉凝之
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
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
年四十二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鴻湧子莊子
莊子尚不仕世避徵辟喬生法賜

入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
獸皮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
簿舉未乃才右參軍著作佐郎自外散騎侍郎竝
不就後家入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
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
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自外散騎侍
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
者如當逼以王憲來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
獲慮致顛殖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

弘治四年

卷五十五

不知年月

陶潛傳五十三

十四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
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
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
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
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
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
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

者蕭然不蔽風日
也嘗著文章自出頗示已志忘懷
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親

州祭酒不堪吏議少日自無歸州名三簿不就

躬耕自資遂抱病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

明日聊欲賦歌以為三選之首可乎執事者

之以為彭澤令公曰潘令夏道務猶妻子固請

種菑乃使二員五十餘種於五斗畝種菑郡遠

登郵至懸三白應求盡見之者嘆曰我不能為

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

歸去來辭

三

韓公來其語曰歸去來今曰歸去來胡不歸就
自以心為形役其情何如者志已往之不諫
知來者之可追是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舟楫遠以輕焉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希微乃誓衡宇身成羣奔僮僕歡迎
釋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焉幼入室有酒
停尊引壺觴而自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而
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
常關

山岫鳥卷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以
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以相遺
復駕言兮焉求親戚之情語樂琴書以消憂
農人告余以上春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
掉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嘒嘒而經上本欣欣
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
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且不以委心任
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而鄉不可
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耜負耒耨以時

蕭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不命復
奚疑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
咨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以令潛故人龐
通之齋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者有脚疾使一
門生二兒舁籃輿就至欣然復共飲酌後頃弘
至亦無符也先是顧楚之為劉柳後軍功宜在
尋陽與潛情款後為楚妾尋經過日日造之潛
每往必詣飲數日去言二萬錢與潛曰米
乏百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急沽
中坐外但引送酒至即便就酌而後歸

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
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
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率如此郡將候
潛值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
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
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任所
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
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

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
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
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
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
家貧弊東西遊走性剛方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
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
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
但恨隣靡一仲室無萊婦抱之慈苦心良獨罔罔
少年來好世自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輟筆有喜嘗言

六月北窓下計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音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嗚然如何疾患
以不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
交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維小家貧無伎業水之
勞何時可克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
豈思四海皆宗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
生何處其刺道在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
人尚謂其文之人哉頽川韓元長漢夫名士身

與卿年八十一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祀稚
春晉尋美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也詩云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云云
命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為虞
賓歷世垂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
族以昌紛紜戰國漠漠表周鳳隱于林幽人在丘
遠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子愨侯於赫
愨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

客上開封置置丞相允由前從軍軍長原

洪河羣川豈道守無修載羅時有歌詔運回
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
瞻我事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
而可近得蕭美我祖真終如始直方一畫息和
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等迹夙寔冥然愷喜
嗟余寡陋隨瞻之塵及領憲善善者負景等入立三千
之罪無後其意我誠念哉以爾諸君上云嘉曰
占爾長壽之爾曰爾等之言亦思爾等之念也
在茲尚想孔及善之全而爾等之善而末火

凡百有心奚待于我哉見其志事其可人亦
有言斯情無何自若月諸事之於後福不虛至
禍亦易來民異夜宗廟有言不言之不才亦已
焉哉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宗彥之字叔柔南陽涅陽人炳從父弟也蚤孤
事元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遠炳而直澹焉
之州辟主簿出季考才不就公私饒遺一無所受
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

曰我布衣草萊之人 長龍叔何枉軒冕之客

子直遠表薦之徵自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
八年卒時年五十

沈道慶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
石山下孫恩亂後飢甚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

廢頭丘為一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遠石
山結庵與諸孤兄子共全庾之資因不改即受

三不取運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一命皆不就
京人稱其園三不者遠三不之乃自遠也待諸者取

是去後乃出人拔其屋礎後旬令人正之日惜此
者欲令成林更有信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筒
送與之盜者慙不更治也度使置其門內而還
止市以掃拾自資同携者曰毋聽道度諫之不止
立心以其所得與之爭也石愧惡後母爭輒云勿令
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黻聞而迎之為作衣服
共與錢一萬既還分身上下衣及錢悉供諸尼翁
子無父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處常無令食無
六五子以武康令孔之厚相資給受也

待有成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某二
斛悉以嫁娶孤兄子徵負外散請侍郎不就
世事佛推父祖舊之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
請像之日輒奉之有感動焉道度年老菜食恒無
經日之資而奉言為崇教教不修太祖教郡縣
令隨時資給元壽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二子
憲鋒傳父業雖從事皆不就
郭希林字昌武昌人也嘗居世高尚不仕
希林少守家業後州三簿多不備參軍並不就

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弘之為太子庶
子希恭為者作令部後又舉弘外散騎侍郎並
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
始中蒙時刻吏等集宗碑為三簿不就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
門釋鑿遠為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
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郎徵並不就其
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修短成有定分定
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宜

勿率耳目言少則安庸思事無養疾為性好閑志

物表故雖在黃祥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
冠遂託業廬山遠事釋和尚于時師友淵源務
訓弘道外意亦等夷內懷排營於是洗氣神明玩
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
言之歡言之以通理輔性成夫豐豐之業樂以
忘憂不六三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
淵匠既絕長風洞索縉以憂勞遠天備嘗荼蓼
疇昔誠願填書一朝心慮亮發情惠衰損故遂

與汝言歸無遲時山居谷飲人理火絕日月不
處勿復十年六為之齒已齠先命嶮巖將迫前
途幾何三三遠想尚子三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
之勤及今耄耋三楹衰不及頃尚可為志於所
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澤梁重氣莫年之
播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
盡於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惜衛泌
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
至家事大小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

吉祐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身

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
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
使丹楊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
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之建車
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祭事中不就
父之還廬山公卿以下竝設祖道二十五年詔
曰前新除給事中嘗次宗篤尚希言經行明脩
自號招命守志應約宜加拜引以茲退素可敬

騎侍師後又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鐘山西巖下
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
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
十五年卒於鐘山時年六十二六祖與江夏王
義恭書道次宗之義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
甚可痛念其幽棲窮數自賓聖朝克已復禮始
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子肅之頗傳
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晉台將軍

少時揚州王導百年少有高情親三服闋其妻
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為業不以樵箬置
道頭輒為行人所取明且以復如此人稍怪之
須臾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
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遺寒雪樵箬不信無以言
貧輒自持鉢送妻遠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
山陰為三買繪紙二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
頗能三連時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中
曹州三從事舉秀才立不就隱迹遊人唯處

隱微孰俗與讓必示清節朕昧旦求言思惇薄
風琅邪王素舍者宋百年並康物貞遠與物無
競自足皇或志在不務宜加褒引以光難道並
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義恭開府辟
召辟素為舍曹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為太子
中舍人並不就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
有蛇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
乃為蛇賦以自況七年卒時年五十四時又有
宋丘劉陸之汝南州詔吳郡褚伯玉亦隱求
志曙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部守伯和貴
門侍郎文孫也築室湖孰之方山徵負外散騎
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伯玉居剡縣暴布山三
十餘載揚州辟議曹從事不就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居南平
昌少而高學以狀豐信下郡趙繹以文義見稱
康之與之友善等道康之見而知之晉陵顧
悅之義三強易義四之康康之申王業顧遠
有情理之為三詩義者康澤多所論程掌就

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意度王義宣自京口
遷鎮江陵義宣之同行距不應命元嘉守太祖
聞康之有義除武昌國中軍將軍獨除租稅
江夏三義宣嘗度王義宣南徐州辟為從事西
曹並不就三義宣人言三義宣弟雙之為臧質
車騎參軍三義宣領下三始坊病卒瘞於水濱康
之其春得三義宣為小三義宣以迎喪因得虛勞病
復頓二十餘年時有僧曰輒臥論文義世祖即
遣使送子真巡行天下度反薦康之業

百負操曰清固行信固
意不可渝宜加徵聘以索風軌不見省太宗泰
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為通直郎又辭以疾
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
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
豈其放情江海取逸立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
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葉高城萬
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

上素元... 成靈賜... 六何難

之有哉

列傳第五十三

宋書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四

臣沈

新撰

恩侍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 揚幽仄... 世農夫... 重京師... 師傳說... 為小人... 師傳說... 揚幽仄... 世農夫... 重京師...

宗西漢而待者多奉委天分聖御康東方朔
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中五書錄事並出豪家負
美宿衛皆由勢族非若後漢分爲二塗者也漢
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今奉權立九品蓋以論
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下因此相沿遂爲成法
曹魏至晉莫之能改刑郡正以才品人而舉
世八才升降蓋寡徒以藉世資用相陵駕都
正俗王斟酌待官品目多隨事俯仰劉毅所
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下品也爲所

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
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
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
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
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
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
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業
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學位

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
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
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痛構於筵第
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毛耗來悉
方艸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
朝王庾未或能比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
徒惛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與
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剝民忘宋德雖非一塗
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因心釋怨表又

後倖傳其名列以為恩德篇云

戴法興公晉潯山陰人也家貧父頑子貶紆為業
法興二元延壽延興並微而立延壽善書善法興好
學山陰公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二十萬鄉人咸
云此數頑子三兒敵陳載二十萬錢法興少賣甘葛
於山陰市後公言入傳曰曰人為尚書言金部令史大
收學早訖城王善義康亦尚書言曰言了今之得法
興等五人以法興為記室今曰善義康敗仍為世
祖征善義康事記室善義康亦尚書言曰言了今之得法
興等五人以法興為記室今曰善義康敗仍為世

載上於巴口建義法興

俱轉參軍督護上郎位

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

時孝建元年加建武將軍

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

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

昌縣男食邑各三百戶

興轉負外散騎侍郎給

太子如女世祖親信明政

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

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法

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

遷長遷轉誅賞大處分

內外諸雜事少承明寶

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

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

言無不行天下輻法門

興家世明寶蔡閑

為南臺侍御史同

可專管內務權重當

中魯郡太守解舍人

興籤並以南下預

賞湘鄉縣男開高

已卒追加爵封法

中太子旅責中郎將

大臣而腹心耳目

尚之人士之末元景

文史公尚上所知者

中書通事舍人凡

與法興尚之參懷

三歲日奉匪改之間動

八得全生九歲少自甚輕

多誠化負斯凡所薦送

帝家立位並累千金

明寶具諱繼元直三子敬
買御物六言三言出外
驟去來一六如頭端死
季任如初也一祖明前廢
尉時太宰江直三三我恭
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在
至是憚憚尤甚廢帝
悉決法興之手出書中

為揚州刺史事與上爭
服騎馬於車左右馳
明寶具一乃尋被原釋
中即位法興遷越騎校
錄尚書事任同揔己而
內外義恭積相畏服
不親萬機凡詔勅施
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

有所為法興每不
此欲作必宮陽耶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闈人
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意
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
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應太子
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人子宮是
一人戴法興具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
興與大宰顏柳一體吸香往來門客恒有數百
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具是孝武左右復以

在官廳

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

帝遂

恐免法興官遣還田里仍復徙付遠

郡尋入於家阻死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

庫藏使家人誣一錄鑰牝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

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為文章頗行

於世死後帝勅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臨

萬國世心勲在口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恃遇有

恩專作威福冒憲黷化員號令自由積累罪

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改

之旨良失本懷吾今自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

等宜竭誠盡力以副所期尚之時為新安王子

竊撫軍中兵以軍治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為撫

軍咨議參軍太守如故太宗泰始二年詔曰故

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武誠

勲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

心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其封

爵有司奏以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小

人專權豪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
人之封封爵可停太宗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
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侍郎太守如
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守如故待太子於東
宮晉安王子勳平後以軍守管內封邵陵縣男
食邑四百戶固辭不受轉黃門侍郎出為新安
太守病卒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員外散騎侍郎
給事中世祖世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作權

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以為宣威將軍

莞太守景和末增邑二百戶太宗初天下反叛軍
務煩擾以明寶善人且要經戎事復委任以前

軍將軍事平遷宣威將軍晉陵太守進爵為侯

增邑四百戶泰始三年坐參掌戎事多納賄貨

削增封官為擊尚方三後有復為安陸太守加

寧朔將軍遷擊統騎將軍武陵內史宣城太守

順帝襲爵司馬昇明初年老壽大中大夫病卒

武陵國典言今宣元兩軍法與明寶等俱為世

祖南中前年歲元嘉三十年春遣使都督元凶
弒立遣元嗣南還事以徐湛之等以上時在
巴口元嗣言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
既而上惡意以劭責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
反謀劭不信信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
贈負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為之誄焉大
明中又有吳顯度者南東海剡人也官王負外
散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
加無業者有罪不德曹林人不堪命或有
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
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
壓額不能受吳度指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吳度
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
所疾比嘗除之左右因倡諾即日宣言殺焉時
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爰後以與
傅亮父同名改為爰初為晉琅邪三大司馬府
守典軍從光征微密有意理為高祖所知少帝

在東宮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見義在歷治矣勞
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侍御史
始興王濬後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資外散騎
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
重遣王玄晷等北伐配發五百人隨軍向碭磧
銜中旨臨時宣示世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
義恭南奔爰時在殿中誑劾追義恭因得南走
時世祖將即大位一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
音其事統至莫不卷四說以卷六大上昂卷七與卷八立卷九

是三年索虜寇邊詔問羣臣防禦之策爰遂曰
竊者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且
臣以空城獨在交馬滋廣列卒擬候伺規開隙
不勞大舉終莫永寧然遠於千里費固巨萬而
時莫是倉資儲未積是齊斧徘徊朔氣稽掃今
宜是洪公之靈威退備去輪不遠燼懼在謀討勇思
集終首豈以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濬沛以能直宣
述塞用林嚴三女太倉遷阻致履之口勢不相及

靈武克珍自詳之晉錄及紀命十紀受賜朝
雖揖禪之前者著之宋景國典體大方垂不朽
謂外詳議伏履道之於於是可又博議大率江夏
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司贊書以義熙元年為
斷最奇言特已後三休若尚言金部郎檀道濟為
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入學博士虞翻謂
宜以開國為宗公元二年三國書聖公編錄二
漢前史已有成列在玄傳宜在宋興然如吳漢

靈武克珍自詳之晉錄及紀命十紀受賜朝
雖揖禪之前者著之宋景國典體大方垂不朽
謂外詳議伏履道之於於是可又博議大率江夏
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司贊書以義熙元年為
斷最奇言特已後三休若尚言金部郎檀道濟為
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入學博士虞翻謂
宜以開國為宗公元二年三國書聖公編錄二
漢前史已有成列在玄傳宜在宋興然如吳漢

七年參議院等請置其字世程司是權以本宮
兼尚書左丞直書院等事明二年氣左丞著作
兼如故世祖廟號景宗後以本宮兼將作大
匠奏及信書事人兼得人主徵旨願涉言傳尤
悉朝儀元嘉初復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
附會又翦次典文改為太祖所任過大明世委
寄尤重朝元大禮儀注非爰讓不行雖復當時
碩學所解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
從此相勅公除後晉安王子勳侍讀等事

宜習業與不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
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廢業三王
喪何容讀書其事斷乖謬皆如此前廢業凶暴
無道殺省舊人多元罪黜嗇與巧於將迎始爰
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食邑五百戶寵待隆家
書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
輦爰亦預焉太宗即位例削爵以貴門侍郎改
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大中大夫署

作竝如故爰秉權日以止言在落素所不說及
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荷之奉始王
年詔曰夫事君無禮教道弗容訕上衛己人倫
所棄太中大夫徐爰拔迹廝猥推席養食遂嘗
參時望門任豪族遷位轉崇莫非起荷而詔則
輕險與性自俱利口讒妄自少及長奉公在事
者憂黨聞初無愧滿常有調進先朝賞以勳輩
之中粗有學解故得漸蒙無策出入兩宮太初
爲立盡心仗事義師已震方得南奔及奉武一星
統唯枉諂諛附會專旨專怒厥性致使治政苛
縱興造乖法損德害民皆由比賢景和悖險深
相贊協苟取偷存罔顧節義任事設教取合人
主殺暄慈矜所志必從故正事亡朝白首全貴
自以體含德厚識鑑機先選途遂深同知革悟
朕撥亂反正動濟天下靈祐助順靈應必克況
爰恩養而無翰效遂內拔異心等於若迹陽息
社口罔所陳聞情事緩文庶事竟終言今朝列
賢彥國無佞邪而秉心常與景靈等以美自

告之辰用賜歸老之職榮養優渥非譽過不
謂潛怨庶外進競不已勸言訖意獨得斯發小
人之情雖所先慈猶許其當改不意加法遂恃
朕仁弘必永容實非國篤宴寢意議發謂制詔
所為皆資傳說又事勢無斷朝要非才特老與
舊慢戾斯甚比邊難未靜安衆以息戎略是務
政網從簡故得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界
射虎以清王猷但朽額將盡不足窮法可特原
罪從付交州

行又詔曰八議緩罪舊在二

條五刑所抵者必加貸徐爰前後豐迹理無可
由廢棄海墘寔允國憲但蚤蒙朕識由於過朽
既經大有恩沾殊渥可特除廣州統內郡有司
奏以為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值剗
爰張牧病卒土人孝長仁為亂悉誅先未流寓
無或免者長仁素聞爰名以智計誰勇故得無
患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太宗崩還京都以
爰為南濟陰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
時年八十二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為臺小史
太宗初出閣選為三衣世祖召還左右補內監
永光中太宗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
太宗被拘於殿內住在祕書省為帝所疑大禍
將至惶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
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閣將軍
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
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感等不
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說先是帝立皇后
備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莊生亦在其例事
未被遣密使藍生侯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
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今文祖報佃夫景和
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
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等侍側太宗
猶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
事京陽朱幼文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鏡王南
彭城姜庭之庭之又語所領細鏡將臨准王敬
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明寶應明寶幼欲

取其日尚曉回六等勸取開鼓後切緣約勒內
外使錢蓋等密報建安王休仁等請帝欲南巡
腹心直間將軍宋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唯
有隊三焚僧整防葉林間是柳光世鄉人光世
要之僧整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
及所領壯士會稽言靈符具郡俞道龍丹楊宋
遠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
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
覡云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
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王並從帝素不說寂之
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成謀又慮禍至抽刀
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溥子文相緣方盛周登之
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遠之及
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
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
之追而殞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
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宗即位論功行賞壽寂
之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戶姜產之汝南縣侯

夫建城縣侯食邑八百戶王道隆吳平縣侯
淳于文祖陽城縣侯食邑各五百戶李道兒
新塗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
侯食邑各四百戶富靈府侯懷縣子壽慶建
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
道龍茶陵縣子宋遠之零陵縣子食邑各三
百戶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為寇
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討之破
索兒索兒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參軍率所領南

耳耳補并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
於東宮泰始四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戶
并前千戶以木官兼游擊將軍假寧朔將軍與
輔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負直
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太始初為山陰王
休祐驃騎參軍薛安都子道標攻合肥次陽
擊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軍驃
騎將軍六年出為輔師將軍兗州刺史咸淮陰
立北兗州自此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四年卒

弘治四年

宋書卷五十四

監生王和

時佻夫王道隆楊運長竝執權柄亞於人主巢
戴大明之世方之篋如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
書奏遷元會佻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
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
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書定舍園
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
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
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
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佻

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石就帶便命施設

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竝皆始熟如此者
數千種佻夫嘗作數十人_一以待賓客故造次
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
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佻夫舊從附隸皆受不次
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皆外郎朝士貴
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
興沈勃吳郡張滄叢人而已泰豫元年除寧朔
將軍淮南太守遷寧朔將軍加淮陵太守太

宗晏駕後廢帝即位獨夫權任專重古
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
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
稱教施行粲等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
領右軍將軍太守如故明年改領驍騎將軍
年遷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冠軍將軍
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以平建平五
景素功增邑五百戶時廢帝猖狂好出游
始出宮猶整羽儀引隊仗俄而棄五
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懼

佃夫密與直閣將軍中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
寶謀共廢帝立安成土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
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樂遊苑前棄之而去佃
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
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揚州刺史輔政與幼
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
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
祿外部賜佃夫幼罪止身其餘無所問佃夫

時年五十一幼泰始初為外監配張永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二品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食邑二百戶

于天寶其先胡人預竹林堂功元徽中自陳功勞求加封爵乃封為鄂縣子食邑二百戶發佃夫之謀以為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元年出為山陽太守齊王以其反覆賜死

壽寂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為羽林監遷太子屯騎校尉尋加寧朔將軍南太

太守多納貨頭請謁無一不從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所邏將七年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謀欲逃叛乃殺之

姜產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為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年北伐與虜戰敗見殺追贈左軍將軍太守如故

李道見臨淮人本為湘東王師將至湘東國學

言今太宗即位補進士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尋給事中四年病卒

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遠少嘗言言彩兒又美吳兵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乎如王道遠無所少始與王濟以為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道隆亦知書為主書言吏漸至主書世祖使傳命失旨遣出不聽復入六門太宗鎮彭城以補典籤署內監及即位為南臺侍御史稍至員

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以破晉陵功增邑百戶并前六百戶五年出侍東宮復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帝即位自太子翊軍校尉遷右軍將軍太守兼舍人如故道隆為太宗所委過於佃夫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太尉桂陽王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杭南道

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勔於石頭勔至命開旂
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旂自弱邪
勔不敢復言催勔進戰勔度旂便敗賊乘勝
逕進道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聳蹶不肯
前遂爲賊兵及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
將軍益州刺史子法貞嗣齊受禪國除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初爲宣城郡吏太守范晔
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爲皇子出運長爲射師
性謹愨爲太宗所悉信及即位親遇甚厚與田

夫道隆李道兒等益執權要稍至負外散騎侍
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東宮後廢帝即
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加龍驤將軍轉給事
中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
戶元徽三年自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
將軍兼舍人如故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
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
智徐文盛厚善勔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
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食

宋傳五十四
二十三
邑四百戶順帝即位出運長爲寧朔將軍宣
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及運長有異志齋
王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史臣曰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
典舊非本舊凶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
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
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
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况世祖之泥滯鄙近太
宗之拘繫愛習欲不紛惑末第豈可得哉

列傳第五十四

宋書九十四

